此庵講錄

序

姚江阻伏絕學中淹薪欲燼而火傳道未墜而人在識大識小過我門者咸曰聖人之徒希聖希天尊所學者原是大賢之事

但立必爲聖賢之志疇非可爲
堯舜之人幸得與於斯文敢畏
難於名教洪惟
今上乘乾御世應運開基當成王
踐祚之英年纘夏啟敬承之大

業

敷宣皇極

兼總萬幾鄒魯之靈配天濂維

之傳在世師師濟濟咸用讀書

人臣哉鄰哉類皆公輔器化行

自上宣哲維人統困勉庸材方隅陋質慙十五而志學粗知章句爲文傷十八而少孤謹守父師遺訓空抱慈湖之願不遇金谿欲開子厚之堂難逢正叔提

衡衆說旁及百家確然有見夫
新建之良知斷斷不越乎中庸
之明善半生學問少有依歸始
與傳士弟子員辨同異於成均
繼與縉紳士大夫共講求於書

舍取經書爲定格藉憤悱爲兩
端或趨庭輯以爲篇荷同志錄
而成帙馬別駕梓雍談于嶽歙
潘鱗長刻社講于白門吳子立
齋負笈千里悉總後先之說來

集鄙倍之成因思羣弟子之記言一字不真便失立言之本意聚同門而講學一疑未訂遂分所習之異同故有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溯洙泗之源豈曰

異授亦有齊之論語魯之論語登杏壇之座原無擇言總之記者非說者之心說者非作者之手聖賢親炙尚有微細之分蒙叟相承豈無傳寫之誤若非親

攷其謬誠恐以是已見者而背前人必須自較其全免致以欺及門者而誤來學是以欣玆旲子之請訂令災木之書又念同人互證發論因乎一時成見相

參直指辨于言下或言不能盡乎意或偏不能盡其全或尼山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說一經辭辨遂有醇疵人各非其所非亦各是其所是漢儒以

授經爲業奉師承者咸各守其專家宋儒以講學爲功列門墻者得不阿私所好要之求有功于孔孟無非期學步于朱程敢日用以鼓吹　休明亦將旁求

補過云爾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六月丙寅

武陵胡統虞識

題成均講錄序

西蜀胡世安撰

人心中直以動曲而能致者其惟善乎天地之心即于是見降受無渝存癸不貳鑑空水止有何不明乃鑿知者深求之而善不明矜知者紛求之而善亦不明則不能于自心中見天地之心也此庵倡明明善之學既破其童習錮見又祛其外援支解直引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無非欲人從自心中見天地之心而其喫緊爲人莫要于舉乾之龍德以明善夫乾統

天之德以元而文言繫以善之長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繫傳以一陰一陽之道直屬繼之者善也言長則更無一物與之敵矣言繼則亦別無他物可以間之矣天心人心不歧兩在自潛歷亢何地能昏故曰大明終始善無息體明無止法先正異同之論準于明善而不得不癈明善異同之解準于龍德而尤覺大備葢乾道之變化而純粹精也學問亦外王事功亦內聖深求之而明紛求之而亦明也知至至知終終即天行即天則又何能外自心見天地之心哉此

菴言之庸而大變化而精微盡人之學也而實統天之學也

成均講錄序

金之俊撰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見乎學之關于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較慎選師儒視前尤加慈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為巳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今月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即他日綰
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
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
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
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
過也余之所懟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
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月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
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衺詭
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

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源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病哉

序

吳門友弟宋學顯撰

絕學之不明久矣我友孝緒先生以玉局宗工敷經說義嘗有圖書解原性諸篇從鄭簡中見晰其于斯轅而目洙泗淵源庶乎身親見之直接正統矣近者鱗長潘子自燕還吳携其金臺社講以歸吳門好學之士翕然奉爲指南于是孝緒之學倡明于

京師者漸被于東南而同風于天下甚盛事哉京師者天下之所往學術竒正純疵無不視爲標準矧時值

鼎新則世道人心尚在草昧經綸之際故天愛人國必誕生鉅儒爲之說經以一天下之學則聖賢宗系如日經天尊之百千累葉可以永久而無弊善乎李緒之言曰原本六經發明鄒魯庶不使從旁側出者長生心害政之漸乃日進成均多士究論明善誠身之旨輯而成書公諸大下功在世道人心不小也余追遡往事嘆惜斯文如良知之學文成尚矣嗣而名流踵事論說如林非不足以探藏孔壁潤色儒衣然或以捷神玄寂爲超或以依附名節爲實及其弊與

慨學不講朋以盟約相將互爲標榜識者憂之湛持
文先生嘗頑予而嘆曰昔之講學者以忠孝廉潔爲
本今之立社者以聲氣肝膽爲名江河不返謂世運
何夫湛持處叔季之時必懼其終孝緒際鼎新之會
必謀其始盍士君子不目與聖經賢傳相習節有名
利之心以應之而生平事業遂不可問孝緒所以日
孜孜耳然則今日之端學術正人心爲一代風化之
首者舍是編吾誰與歸

金臺社講序

同社松滋後學潘游龍撰

士君子不究心聖學不稱讀書而學非明善誠身亦無以致聖人之道故惟心有妙悟德堪師表而後足之乎言以覺世廸人斯大業晦而復昭微言絕而復續用行偉然而性教長在天壤也吾鄉胡孝緒先生天賦異質敏惠絕世博極羣書探奇汲深領其要渺而不爲詞章之學 龍 往遊長安值先生秉教璧宮登壇竪義直剖性靈送一難則波涌雲興折一疑如升

胥覩日覺四子嘗日之淵衷與諦映發於先生指顧之間春風與披而靈雨爲潤不自覺其移人之遠也一時有德有造無不願遊先生之門承其畢辭餘論以爲欣幸而先生自視欿然無幾微矜勝意嘗言吾與二三及門討論正學豈求以口舌見長亦冀有裨於身心耳　龍因竊窺先生檢躬清約不殊寒素又嘗語　龍曰人生仕宦幾時苟念遠圖獨惟砥德奈何以彼易此且富貴有分如布帛之幅焉吾不敢貪以明惕也先生之秉心如是豈非所謂默而成之以身爲

教者與茲學庸講義一篇皆先生自得之要讀者因是亦足想見先生矣江陰令李君岡陵固出先生門意操端絜絶類先生乃捐俸授梓以公于世甚盛心也嘗攷經籍志學庸傳疏自梁武戴顒諸家迄於明代凡有標目者約數十家今學者未能悉睹其書每懷歎慕然雖傳至今未必若此編之簡要而切著也河圖闗不傳之秘而茲編暢用中之藴庶幾明道諸公復見於今日也夫

成均講錄自序

余昔待罪成均仰覩

先師在廟之靈俯對諸生在雍之盛輒凜凜餗覆是

懼首念

國家敎育新開爲斯道薪盡火傳之始先儒許魯齋

當大元定鼎之日一聘輒起曰不如此則吾道不行

有識者推爲聖學絕續之命學者讀聖賢書守先儒

訓一朝而與聞師儒之政亦何敢多讓焉因與諸生

切磋期于共躋聖賢之旨以堅人必爲聖賢之志雖

嚴寒溽暑亦不敢輟而二三同官每講必録遂以成帙出就正于諸縉紳大夫而及門羣賢亦私相傳習友人命授之梓余曰聞之先儒有戒門人錄講語蓋矣未聞有自付之剞劂者也因塵之案頭凡三年而馬子翰如固請攜之南今年復欲災之木余曰著作之書思腕商確尚恐其有未盡何况討論之際問者突如其來答者即然後竭既不得取之口給以欺天下之人又不得逐句思維以作商量之語言必求正合義義必期于守先横成見于胸中既恐非問者[illegible]

來意擬陳言于紙上又慮非聖賢之本旨立言之道
如此其難而欲言言與千聖合符句句與先儒合拍
此適難矣且見各不同要期明道譬之適路者除却
南轅而北轍無當矣其餘北轅北轍即使水與陸爭
馳東與西分道總斷抵北面止蓋無論殊塗也若曰
迂捷之徑有岐勞逸之功有辨余則曰惟朗公作指
南乃能使風雨不迷耳翰如之志堅矣倘有見斯刻
者曰夫夫也其讀古先大儒之書而有憂患乎其讀
古先聖賢之書而有愧心乎余庶幾謝之若曰爲此

者葢續聖學不絕如綫之命心良苦哉余曰不然也

余司成人者也余職也余立言也乎哉

順治七年中秋後五日武陵胡統虞述

凡例八則

一成均語録皆彛倫堂上親尸開示直指本源不假思維不執成見恒得退與監丞王懈菴先生蕭禹太先生全録成篇次呈點定間有後先失次聽受訛舛者少爲訂正餘皆堂上數言一字不曾删改

一成均講論因問施教非旁空臆說後馬生翰如恐語意高峻學者難入懇講一書兼有便于制舉子業者先生始命諸士自拈一章先講以爲

發論之端要皆揮發斯理不習經生訓詁

一金臺社講自成均入院後二三同志與諸士之後至者結社懇教恒因學問有主且飲食門下遂得與聞斯席每講諸士旣集各將所欲質者開列次第呈案後請先生陞座隨案上次第發悱啟憤初非豫設一辭以當諸友問難閒有因問旁及他書者隨拈隨轉絕無留難瞻顧之氣其教人之圓通直捷者如此

一金臺社講皆說四書葢以此學至孔孟如日昜

中天江河行地就書闡揚衍恐發揮不盡而孤孟不傳之秘早已從言下逗出欲使學者盡反之身不使他說得雜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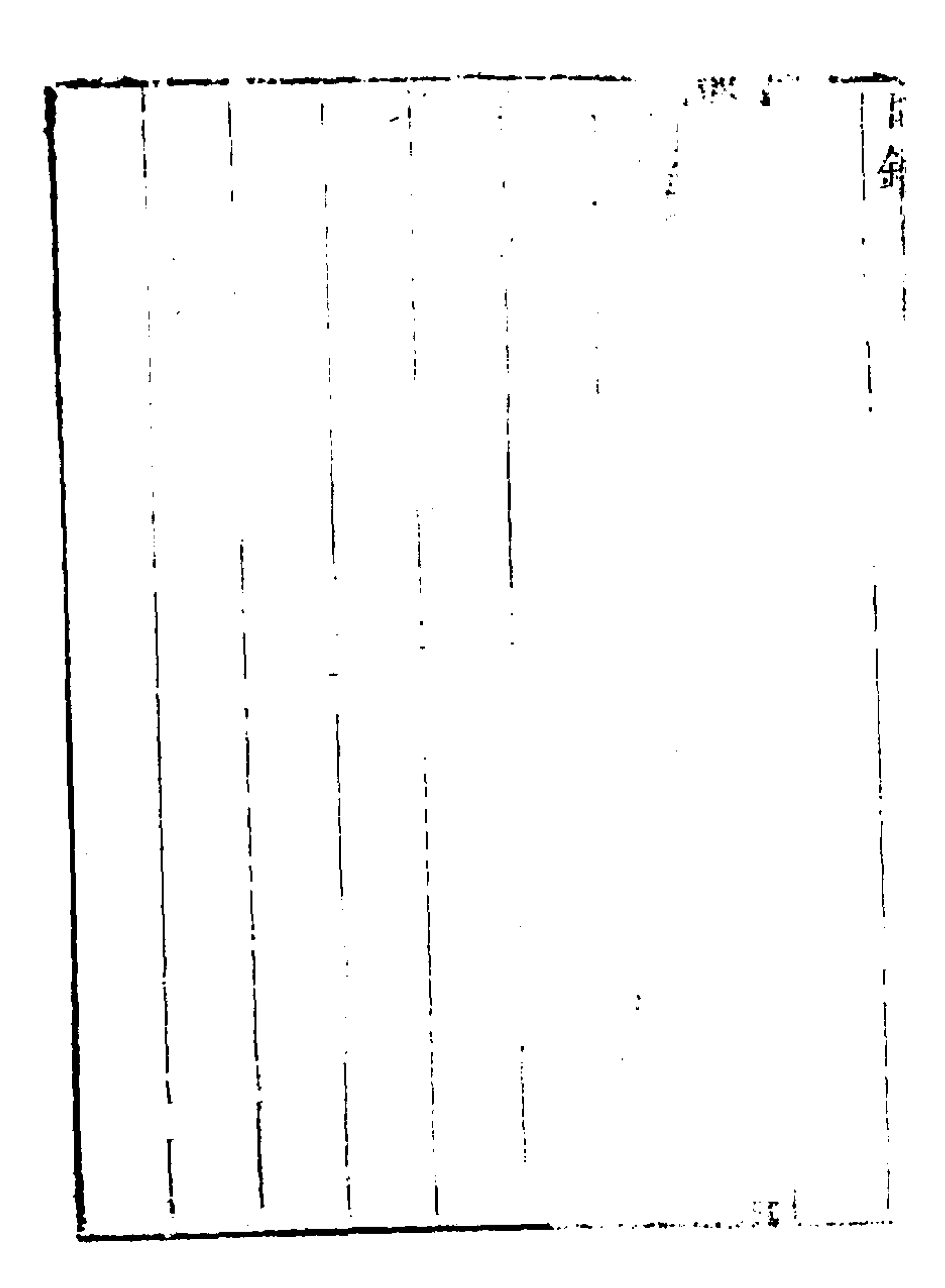
一先生暨論非說本體則說功夫說本體者使人知聖賢之源說功夫者使人勵爲聖爲賢之志陽明而後爲道求人之心于先生爲最苦

一學問之功闢邪崇正先生勦絕二氏機用非我輩薄劣所知即二氏中久在叅學者亦不知其用意之高遠諸生中間有偶舉一二言以問難

者先生輙能就彼說以破之俾得豁然于吾儒
大中至正之道
一就恒以貢監入雍獲侍先生口授絕學五年于
兹凡先生之動靜出入身體力行無不親炙所
謂無行不與者似亦微窺其一二故凡先生之
所言所行備禮儀而躬大道振絕學而起斯文
者曾謬録成篇佩服味翫先生命之曰退私録
嗣刊成帙以公同人
先生以道爲已任學積于躬語録雖成如陽明

之初刻傳習錄以便學者依歸後有同心互相訪求知先生必不吝提命振興絕學惟我同志相期續輯共彙成編以無負先生羽翼鄒魯之意

順治八年六月辛未門人吳兟恒齋泳謹識



大學講錄

男覯徵錄

金臺社諸子。集講大學。李萬咸、張顯候、王明德、吳介仲、主止至善。高勵昌。主知止。咸請質于先生。先生曰。聖賢一書。如軒轅鏡懸之空中。四面八方。皆可以窺光影。諸子之說。何所不宜。至于當年親切之旨。大約以止至善爲主。以致知爲功。總之不外修身兩字。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何以有箇至與不至。譬之古鏡。寳光俱足。然有經月不染一塵者。有經年不染

一塵者有數十年不染一塵者蓋原初銅質有純粹夾雜之不齊便落在氣質邊所以無不善而有至不至也其無有不善者性也有不至者性中夾帶之習氣也不可不求其至者去習還性之功力也所以明明德與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然而止到那至處是學問得力事所謂聖之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初事所謂智之事也不知止如何能止這箇知字是明德之在人不論聖凡恒常靈而不昧者凡人習而不察聖賢擴而充之不知止則易爲歧道所搖易

爲浮議所動。此中甚是不安于至善本體毫釐有差千里成謬處。必不能詳審思慮。而欲其學問之有得也難矣。何也。天下凡物皆有箇本。凡事皆有箇始。不知得先後。從何處下手。故止處是大學究竟處。知止乃大學開手第一著處。知止者。知所先也。此時雖未到止至善的田地。而已與大學之道。不甚相遠。朱子陽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蓋指學者把定要明新。便自物而不化。如其爲物不貳之物。其實當初聖賢之旨。亦未必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學貴知所先。故古

人從明德中。便想見天下。從明明德中。便想到明明德于天下。又從天下國家。遞想到身。及想到身上。便得了箇本。卻從身子內。想到心意。雖爲此身之主。其實統具于身。合心意是箇身。合誠正只完得箇修身。若使見得不明。豈能至誠無妄。前所云知先知止。皆此知也。而豈可以不致乎。說到這裡。功夫已漸到那沒巴臭處。若再說玄說妙。是爲妄想枯禪。豈聖賢教人身體力行的學問。故不復說向內而反打轉在物上。還天下學者一着踏實功夫。其旨蓋曰。說到致知

更沒有甚先着就在那有本有末處一一羅列眼前從中格去拈出一箇本來卻從此處爭先做起乃知家國天下都從此身推將去此身誠不可一日不修正心誠意是此身刻刻放不下的了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如此看書與聖賢本旨少有相因若以之行文亦不爲杜撰先生復問諸子曰朱註云意者心之所之這等看來是心原在意之前則宜曰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何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諸子對不契先生曰心譬主人意譬

奴隸小人作事。累及家長。心是體。意是用。欲正二字。是由體以發用。先誠二字。是由用以達體。此處辨得不明。是謂毫釐有差。千里懸隔。又舉皆自明也句以問諸子。諸子對如註疏。先生曰。自字不當身字看。蓋是三引書詞而識古帝王之德。造其至者。皆從明上做起。猶曰皆自明明德始也。如此看。卻與下章無所不用其極用字。更覺關會。且把明明德的功夫。越看得緊切了。若認作自明己德。則太甲無明德字樣。又作何附會。覲微問若作自明上做起。太甲又如何看。

先生曰。放開明命的明字。覷定顧諟的顧字。則得之矣。諸子又問用極極字。先生曰。極有二訓。一爲標準。一訓無餘意。此句中兩訓俱備。學問不立定一箇標準。豈能行造其極。皆自明也。稱引帝王而責備學者愈嚴。此句推開在學者分中。而三王之標準俱在。又問邦畿一章。先生曰。首引詩如所云在止于至善。次引詩與孔子之言。則所云知止而後有定也。熙字是知字。緝字是致字。孝弟慈信。推開說看。以前貼文王說者俱非。此四句是還止至善者布帛菽粟之事。蓋

曰知止能止。不過如文王緝熙而已。然其事豈求之玄妙。原不出人倫日用之間。修齊治平。不出此四者之外。若以此貼文王。則學修盛德。亦將賛衛武公乎。道學學字。即大學學字。自修修字。即修身修字。恂慄威儀。是學修得力處。盛德至善。即著于此。到得民不能忘。方可曰明明德于天下。方可曰止至善。又問聽訟。先生曰。此章止首二句是夫子之言。無情者三句。是從夫子使無訟中看出治民有本之學。以爲知本者作楊樣。若曰。人處天地之間。可以爲善。惟情而已。

人若無情。豈能爲善。訟生于無情。其所以無情。良由平日心之所之處。全不知天下有箇明明德之大人。所以說不出戶處。都要一戶說盡。使民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我不必威令禁民。而民之暗室屋漏。凜凜然有箇明明德之君子在那裡。不然。紛紛聽訟。是逐末也。豈知本乎。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若作講學堂中。表出千百年埋沒之旨。則宜刪去此段。看鄭康成古本。若作學者格物窮理之功。此老真是難及。何也。吾儒知體不能現前。只是未

知處尚肯鑽研已知處便不肯窮究與聖賢溫故之學天地懸隔此老之妙妙在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吾儒纔一用功便要求明白求明愈速功力愈減不知功力困于窮年透徹開于一旦一旦緊對久字原不草草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至也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致也非此老身親到這田地亦難說到這裡諸子進問誠意先生曰只毋自欺三字便了誠意功夫盡在三字之內下面慎獨非此外另有功夫何也人即至愚豈肯甘心

作僞即下面小人之揜著便可曉然其所以敢于作僞者只是自已欺自已耳韓求仲謂致知之後天人之路已明此猶不大愚詎不待天人已明纔說得不自欺即使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不肯自欺便是眞正君子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功夫說到毋自欺便屬人心曲隱微之地即下文之所謂獨也豈是指點得出的故特以譬喻明之而以惡臭好色爲毋自欺的樣子又恐四字不足以形容加一惡字好字眞是令人欺不將去豈是朱註好善惡惡之謂哉獨是毋自

欺的本來面目。愼是毋自欺的極則功夫。毋自欺便是愼獨。非將愼獨之學。作毋自欺之功也。小人只為看錯了這獨。認作人不見的。不知人未先見我。我已先見人。人未必有心攻探我。而我一見人。便覺自已掩飾不過去。覺得我的肺肝。却被人洞見。如俗語云作賊人膽虛。少不得自已把一段欺人的行徑。和盤托出。豈不是自欺。故說到誠中形外。以著不可不愼。而凜然于十目十手之嚴也。何若明德在躬。為潤身之本哉。故曰。君子必誠其意。心廣是德。體胖是潤。如

粹而盎背之謂。若誠明德在躬。卽形容枯槁。而形色自彰天性。故又曰惟聖人可以踐形。

是日也。先生出署最晚。計入座晷移申刻未旣。至漏下一鼓餘。人無厭志。先生亦無倦容。諸子復請益古大學。先生曰。古大學之與程朱集註別者。至此止。向後則無有不同。朱註之附會割裂。先儒辨之最詳。其最明白易見者。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無冠首之字。是作書者。原不曾立傳可知矣。

而紫陽猶有一破綻。未經拈出。何也。紫陽既以三綱領八條目。分列經旨。則綱領條目而外。別無名色。何以後來又云傳之四章釋本末。本末該釋。終始先後。便不該釋乎。何處更搜得終始先後之釋辭。以附會經旨。是本末一項。將收之綱領乎。抑臚之條目乎。想紫陽亦不自解矣。如曰終始先後。俱在本末中。只須釋本末。而終始先後俱在內。連末亦在本中。只宜曰釋知本可也。不亦于綱領條目外。又添一贅足耶。至于古大學之語氣。原無不貫。

其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于首章之末者。葢以大學之功。明新皆當止于至善。求止必先知止。求知必先致知。知致之以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修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末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旣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致。故曰此謂知之至。信乎功夫該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衞武公之切磋琢磨者。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僩赫喧者。以進誠意者止于至善之益。如此則明德明于

民親賢樂利。無非是物。所以古帝王皆自明明德做起。而咸用其極。向非知止。何以能止乎。故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而求之人倫日用之實。以立新民之本。而懾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本四字。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緊引詩書。緊趕到此。以應轉首章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豈曰錯簡耶。

次會諸友畢集。先生曰。註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張顒

俟去心字。高平子云。卽當作身字。方見身心相關。先生嘉之。且微其何以便見相關。復微云。此與下章。功夫在何處。如釋誠意則曰毋自欺。釋治國則云不出家而成教。孝弟慈仁讓恕。皆實實下手做得的。釋平天下。則曰絜矩理財用人同好惡。俱有切近之功。獨此二章。只反說箇弊病。全未曾說到功夫上。何也。諸友一時淡然。俱歎平日爲章句所錮。先生曰。信然。學者看書。要在書外看書。莫在書裡看書。此兩章不說功夫者。蓋以正心雖在修身之先。而功夫先著于誠

意。除却毋自欺。別無誠意之學。卽別無正心修身之學。家與此身最近。除誠正以修身外。別無齊之之法。故誠意之極功。直貫到平天下止。卽下面藏恕喻人。與好惡絜矩。俱從毋自欺做出。此章言心之不得其正。而推本于身有所者。葢謂功夫在毋自欺之後。豈得復有不正之時。若使此心寂然。不爲客感所動。則那有不正。無柰身與物交。時刻俱爲七情所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是外來之遇。與血肉之軀爲物交物。若誠意之功。刻刻不能現前。則四者突如其來。便

成執着此心遂爲所引而不能常在腔子內以致視聽飲食俱無所主而尚可曰正乎所以君子貴誠意以正之也此處功夫不容以致處家人骨肉之間一味任情偏辟好惡執迷將明德本體與止至善的源頭盡爲障蔽何也明新止至善先要在此良知湛然不爲情愛所淆此知體既淆則處處都成自欺的學問豈能使身無不修而家無不齊也哉此處站立得穩則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矣其家不可教是自已誠正之的不端以致家之人咸矯情拂性以相欺

即欲教之而勢已成不可教非但曰不能教也不出家三字中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三字中包得有身字在葢不出家者此身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亦此身也孝弟慈三者只是從治國的大要領處提出一兩件來說非以此三者盡治國之道孝弟慈三者若說不能則平日取法聖賢何用若說已能則夫子何以云子臣弟友丘未能一則知三者捫心自問便難自欺本此不敢自欺之一念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樞要三何倶本毋自欺來故能

事使相關。故引康誥如保赤子之書。以發揮誠字。心誠求之。毋自欺也。引此是爲孝弟慈三句。指出一箇事使相關處在誠。非但爲使衆說法耳。當此之時。齊家君子。止知求誠以立教而不知滿腔中。都是慈祥愷悌。一家中。都醞釀成太和元氣。無復殘忍刻薄寡恩之事。夫人除却不忍。則何不可忍爲。行出來。便無些子禮讓相先之意。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便復禮。便能讓。讓不與仁對。蓋仁所成也。故堯舜以之帥天下。而桀紂反是。除却仁。便是暴。原不兩立。故

二者皆能帥天下而使民從。若所令反所好。豈是欺人。只是自欺。豈君子有己求人。無己非人之恕道乎。恕者求仁莫近之本也。亦反身而誠之要也。不恕未有能誠者。不誠未有能動物者。而曰仁覆天下。有是理哉。所藏乎身四字中。亦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四字中。包得箇心字在。蓋以心藏在身中。恕與不恕。人不能知。可以相欺。而不知此心獨知。先難自欺。而欲人喻也得乎。故下繁引詩以詠之。

平天下在絜矩。絜矩是借用字眼。天下人只是箇情

矣。天下人之情。只是此心而已。天下之不平。情不平也。天下之情不平。心不平也。圓融處多。便有許多不出乎中之誠然。初尚欺人。久之便自欺了。惟方正處多。則一毫遷就不得。故將矩字喻人之情。以絜字喻平情之法。天下人好上還平得去。只到了己所不欲處。便有許多平不將來的。故以所惡暢言之。而好可知。平天下者。咸曰作好作惡。皆維辟之事。何恤斯民。此已大不是。説者又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于民。不知好雨好風。南北燥濕。即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

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即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于民。亦非父母斯民之道。不知平天下者。有何所好惡。驀動一念。便想到百姓們身上。是他們所好所惡否。若非他所好惡。豈可背民以徇己。總是提此心于未形好惡以前。推此心于民好民惡之內。民未嘗曰是我所好。而我預絜之曰此民之所好。是我原無好。以民之所好爲好。而所惡亦然。此之謂民之父母。故兩引詩以詠歎之。而責其以慎得衆也。凡此者。人見以爲平天下之君

子。與民同好惡。而在君子分中。只是慎此明明德之學于天下而已。此德字打轉經文明德之德看。而以人主財用廣之。從來泉貨流通。是經國子民之本領此處不推本末。則用人行政之間，都做了以身發財之事。而聚歛之小人。得以惑之。此處推出本末。則用人行政。都是以財發身。而聚歛之小人。皆無所庸心焉。蓋人主通天下爲一身。泉貨爲周身榮衛。容賢愛國之人。是以清心寡欲。培養元氣于天全。妨賢病國之人。是以嗜慾利樂。助長邪氣於臟腑。此處好惡不

明。則養元氣者不得進。而斯邪氣者易與爲親。聚斂術工。元氣日削。好惡與民性相拂、而情不能平。心亦爲之不平。求其矩之不踰也難矣。夫妨賢病國之人。原不利于百姓。一段逢君之術。先固結于人主。百姓何由得知。而平天下者。預先看破。迸絕使遠。則是預體斯民之好惡而決志行之。便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故曰惟仁人爲能好人能惡人。否則拂人之性。而求其以忠信得民也難矣。尚能得理財之要術乎。天下只有此財、不論生者何道。只論生之者

爲仁與不仁。若是仁者，則爲發身之珊。若在不仁，反爲掊克之媒。百姓見以爲財源。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通身之榮衞，百姓見以爲理財。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仁天下之術，不出此外。津津然好之。百姓領此，便覺得忠君愛國之心。時刻不敢去懷。始信太倉九府。終爲有盡之藏。而府海官山。不盡自然之利。家藏戶蓄。豈曰豐裕在民間。而何用聚斂之臣爲也。祇然只見得斯民好義，而不知無疆之利。卽開于此。假使平天下君子。不見得此處是仁術。而以發財之

心。行發身之事。好以徇己之欲。而不以爲天下之仁。則惡處如何打得過去。猶曰我欲平天下也。看來總是箇自欺。故大學一書。可一言以蔽之。曰。毋自欺也。

中庸講録

男觀微録

諸友請講中庸。先生徵諸子以各出所見。巽介仲曰。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五常之性。高勵昌曰。註云。命猶令也。先生又徵以各宜暢所說。諸子對俱不契。先生曰。此命字。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命字不同。此諸家附會之過也。程朱命令之訓良是。但要發得暢快。諸友言不盡義。只爲平日以書看書。不曾以當人之身看書。要得書旨透切。只須將此句書。打疊到自己身上。試看此身在形骸未具以前。從何一旦而

有此軀體。又從何一旦而有此五常之性。則知子思于天命之說。與朱程註疏。俱非勞空撰出詩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即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率性之謂道也。此箇軀體。在凝結之初。既不由揣摸以成。亦不由造作而具。只有陰陽二氣。相與胚胎氤氳。化生兩字。極確極真。二氣相蒸。動靜互爲其根。遂結而成水火木金土。陰陽有氣而無體。五行有體而無氣。五行各有陰陽。即各以陰陽之氣爲氣。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遂與水火木金土。附麗而生。

此處孰使之然則夫子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與率性之道道字不同。率性之道。在天命以後。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初。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以運化生生言則謂之道。以萬物受衷言則謂之天。形器未具以前。二氣蒸動。清濁未分。全是此箇物事。在中參伍摩盪。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非數目字也。一處便是命處。故陰陽者氣也。五行者形也。五常者性也。此從朱子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極要極當之論也。蒸民之

詩所以云有物有則也。五常之理。與五行並賦。不待矯揉造作。率由出來。自與聖賢理道無一不合。不論聖狂愚不肖。率由出來都與道合。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箇箇人心有仲尼。此孟夫子性善之本義也。但是知覺日深。漸染習氣。率出來。未免有過不及。故君子修之。以教天下萬世。使之返習而還性。盡人而合天。諸友曰。然人有纔通知覺。便自剛狠暴戾者。豈又不戾于性善之旨乎。先生曰。此便是習氣。雖與諸友言之。恐起人疑謗。

其實乃聖賢立教之本意但聖賢引而不發耳何也此便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真要緊處人只死了便休聖賢亦不必費許多氣力教人勉為善須知人未曾死此箇形骸軀殼譬之草木秋霜肅殺莫不隕落豈不是死了到得春氣薰蒸自然又生發出來須知此草原不曾死又譬之五穀為種之美成熟以後斬刈將來豈不是生氣斬盡及至次年播種依舊萌芽復生一粒故種結千百顆新實故向嘗對友人言曰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秉者論受秉以後性為

體而心爲用。性在心之前。論降賦之初。性在天而心
在我。心又在性之前。只觀芳草生于青郊。年年不離
故地。新穀結成香實。原從舊穀發生。但是今歲種艾
蘭。秋後雖死。明年仍發艾蘭。今歲種嘉禾。秋熟雖藏
明歲仍成嘉種。故剪蓬蒿而植艾蘭。鋤莠稗而植嘉
穀。此去惡爲善之道也。而艾蘭嘉穀。即生于蓬蒿莠
稗之區。斷未有植蓬蒿莠稗。而能發生艾蘭嘉穀者
也。此屬人一邊事。至于天之所降賦者。淑氣薰蒸。雷
雨膏澤。不擇蓬蒿艾蘭嘉種莠稗。而各予以生意。則

知天所賦予。無有不善。即荑稗蓬蒿。亦莫不各有其生意、是物所原來。亦無有不善。其同此無不善者、性也、而究竟不免于蓬蒿荑稗者。則未死以前、習氣深重。到那發生時候、習氣復來。將天命一點至善嘉種。都混入習氣裡去。如何得復還無不善之本體。可見性原至善。都爲習氣冤他、故君子教人明善。不但爲此身此日而言。正爲後來秉受時、莫辜負天之所以降賦者。故曰知生而後可以知死也。信得此席話。則知纔有知覺。便爾暴戾。是帶來習氣使然。非性之罪

也。是以君子修之。此道旣原于天。率于性。而成于教則便是當人之身。時刻離不得的。尋常說書。只說得箇道也者不須臾離也。略看了可字。故把此句書。看作體物不遺一般。做道之體說。非也。此何書。原不是指道體。蓋爲體道者。極力喚醒。使他刻刻無雜用心。喫緊在一可字。故又以可離非道申言之。旣云須臾不可離。便當事事修。時時修。遇事修理。遇理便修其過不及。以歸至善。萬一事事湊積于一時。豈能分心處處照管。不惟照管不及。亦且瑣碎太勞。君子到此。

看得此道有箇源本所謂天命最初之體時時刻刻在當人之身只是人覩他不得聞他不得這箇所在性習由此而分理欲從茲而判礙此者戒之使不入保此者慎之使不失然這箇念頭一刻放鬆便成隕越直須時刻凜然如臨淵集木遇事遇理自然合的當可而不與此道相離恐懼不與戒慎對功夫益覺嚴緊纔于須臾處得力夫說箇不覩不聞若像個隱的微的說箇所不覩所不聞明明有箇的真面目莫見莫顯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于一物不有一念未

動之地。兢兢然臨淵履氷之不啻也。此箇獨字。便是上邊所不覩所不聞。便是下邊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即是天命本體。若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便又落覩聞邊矣。一落覩聞。便涉在七情交感一邊。便有偏倚。何容愼哉。故緊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接之。喜怒哀樂自是情。其未發則是性。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恭本諸此。人之一身。除却喜怒哀樂。別無用心處。天下人。除了喜怒哀樂。亦別無同心。此情在未發之初。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與無聲無臭之天

截同流。處處是形骸未具以前真面目。形骸以後
事。皆托根于此。真是人我同于一原。萬物皆備于己。
過也過不得。不及也不及不得。有何偏倚。有何方域。
迥然獨立。絕物孤懸。豈不是天下之大本。從此處發
將出來。那有箇過情的。那有箇不及情的。我以爲如
此。人亦以爲如此。天下人。亦莫不以爲合宜。如此。即
撥之于無情草木。亦必無夭札瘥厲之事。豈不是天
下之達道。可見人但患不能盡其性耳。能盡其性。自
然人物兼盡。人物兼盡。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此天地位之說也。盡人物而贊化育。則萬物育之說也。而皆本于能盡其性。此致中和之說也。惟君子爲能慎之于未發。而擴而充之。故全體是箇天命時本來面目。學者從此處認定樞紐。直從天命處。體勘到率性。從率性處。體認到聖賢修已治人之功。始知此件大事。原須臾離他不得。却又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慎以修之。自然親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大本達道。萃于一身。擴而充之。位育在我。此便是外王之學。從此處認定樞紐。達覩

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位育參贊不外中和中節之
和又從此未發之中逹將出去誠哉此箇物事以爲
隱微却又躍躍孤懸以爲孤懸却又不落覩聞影響
眞是須臾離他不得凜凜然戒慎恐懼以修之自然
親見我形骸未具以前的眞面目與一陰一陽之主
宰源流相接不曾增減分毫到得軀殼枯槁一點靈
明與天命降衷承流秉化依然是箇聖賢種子豈非
內聖之學乎中庸一書直把此章看得七穿八穴從
逷分作兩大段看以終此章之義自仲尼曰君子中

庸以至誠則明矣止作一段以終此章天命至大本達道之義自人物參贊以至達天德止作一段以終此章中和位育之義末章繁引詩書總結之與此章同體庸訓作平常之理非庸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用處亦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立不得的修道君子認得天命本體只是未發之中故止一中字終身用之不盡而君子小人指從中判焉此箇物事如日用飲食不離當人之身而人自不知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總之知體不能現前

只是不能明善。舜從問察中。明得此善是中之本體。故即用之于民。此聖之事也。否則須用擇善固執之功。如顏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人之事也。雖然如此。却要辨得一副剛徤中正的精神。而後無隱惟半塗之事。然此件大事。體備如聖人。廣大若天地。亦不能窮究兼統其至。而不知就在愚夫愚婦。知能日用之間。若從子臣弟友中。實實體認。自然無入不自得。此行遠登高之必有所自也。自者何也。誠也。鬼神體物不遺。出不了一誠。既明此善。

而可以不求誠乎，明以求誠，則聖賢開闢希有之事。如舜以匹夫而帝，武周以革命而王，無一不是時中。無一不歸至善。可見天下之達道，原不離當人人倫日用之間。不誠以行之，則達德亦有所不達。而以之治天下國家也難矣，故明善誠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擇善固執，為明善之極功，乃知天下只有兩種人。不是合下來完滿具足，常明此理。便是擇善固執，求明此理。所謂合下具足者何，我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所謂擇善固執者何，我所謂修道之謂教也。然性理

孤行之人不易得。而修道立教之事。則無人不可及身以自求。是以君子貴致中和也。此爲一大段。夫致中和則位育在我。便是能盡其性。而人物兼盡。與天地參。其人亦不可多得。下此則致曲者事矣。致曲能化。則可以與鬼神合德。而收仁智合一之功。與天地同其博厚高明悠久。惟聖人以至德凝之。而爲制禮作樂考文之宗主。型範帝王。効法天地。而使歸民育物之德。上可配天。無少偏倚。以此言德。直曰天德。向非擇善固執。以明天命之本來。何以辨此。故繫以固

字收之。達字從固字來。固字是戒愼恐懼的眞面目
而以入德之自。推本于人所不見。以黙明所不覩所
不聞之初體。以照應首章愼獨以前之意。却又推廣
到篤恭平天下。以及化民不假于聲色。使復還無聲
無臭之天。以照應首章大本達道位育之事。而復還
他天命率性之元。故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愚以明善誠身歛人之本旨也。
中庸一書。既爲明善誠身而發。先要分別得君子小
人用處。扼定主意。只做君子。自能動與中合。故六句

書中。三出君子小人字。而不厭重疊者。蓋極力喚醒人在幾微之間也。小人非閒居爲不善之人。與夫子對子夏言儒者一樣。同此未發之中。是天命本體。君子便看到大本達道處。爲天地萬物位育之所由致。何等見得大。做出來自然時措咸宜。小人便看不到此。只以爲希奇隱恠之事。外不能見天地萬物。内不能見不覩不聞。日事穿鑿。何等見小。做出來都是沒規矩的方圓。沒本體的作用。居之不疑更有何忌憚乎。故君子中庸。小人非不欲中庸。只是行出來。都與

中庸相反。故君子之中庸也。自家先已是箇君子。行出來便是時中。小人雖反中庸。而亦成了箇小人的中庸。但自家先已站定是箇小人。行出來那有忌憚。故上邊兩箇君子小人。所以分別之。使人有定見。時中忌憚上。又著箇君子小人。所以點醒人。使人有定守。不得忽畧看過。故下文極嘆中庸之至。而傷民之鮮能也。其所以鮮能者。只爲見之不真。以致行之不力。故首慨其不行。由于不明。次嘆其知體不能現前。只爲他精神力量。不先用在明上。却一味熟走路頭。

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如人莫不飲且食。而知味者少。味就在飲食中。不知便爲飲食喘過去。斯道就立本于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中。不明亦便爲喜怒哀樂喘過去。而欲道之行也得乎。此處便露出明字而且。明之維何。葢求明此中之在人。爲萬善之所同歸。而大用之所由出也。覩聞不著之理。毎在尋常淺近人戶中。一語道着。人只爲自已認作極聰明的。說天地民物之理。惟我能知。下此者皆不足與言。如何肯去邇言中用心問察。惟舜不自智。好的也問。不好

的也問。所以善與惡面目各陳。惡處不必照管他。善處却不可草草放過。凡善莫不有兩端、亦莫不有箇至當恰好之理。不得其至當恰好者用之于民。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所以執之貴精而後用之恰當也。乃知未問察以前。舜全乎其用智。不用智則問之無功。而察亦無術。一問察以後。舜全乎其不見巳之有智。一見巳之有智。則執者爲偏執。而用者爲強民以不堪。所以首贊其大智、而末嘆其斯以爲舜。不復以智賛之者。所以起下予知者之不能守也。此處便露

出善字面目而致慨于予智者之妄執以爲擇而不能期月守明善兩字此處和盤托出而以回之爲人彷之從來看此書者如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般不知此非泛泛一擇字也加擇字于中庸之上蓋所謂中庸者原有箇至當不易之理爲萬善同歸之極任天地間千百箇善只此一善以統其元就在此中庸中不擇則不得既得則不必求之天地求之萬物只須守此勿失而位育逢源大本以立達道以行豈是易能之事所以曰中庸不可能其曰不可能者

非危言之。以絕天下人向往之路。乃正言之。以激天下人擇守之堅也。故以君子之強繼之。和而不流非介也。和從未發之中處托根。即到發時猶有未發之意在。若一發便盡。則含蓄之意少。豈是堅固之道。中立非聯貫字。從中字斷了讀。此中在喜怒哀樂未發時。是天下達道的根本。不能毅然植立。則必有所偏倚。此中一立則不倚。不倚則無所撓。以之處有道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手段。以之處無道。亦是位天地育萬物的心腸。其曰不變塞焉。非不變窮約之所守。

此塞字與秉心塞淵之塞同。蓋君子未處人國時。此身聰明才知。都收斂到戒愼恐懼上。以養中和位育之基。到得國有道時。天地由我而參贊。萬物由我而化成。使學問一味張皇而出。不惟聰明睿智之不固。亦且把戒愼恐懼之心。都發越出來。如何能堅忍到底。至死不變者。非意氣節烈邊事。蓋平日談中和。談位育。都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覷開見顯不著處。一派道學話。把偌大一箇天地萬物。都收在未發中。無道時那箇來保你。使認之不眞。守之不定。少不得便要

毀損斃遷就斃以爲明哲保身之學而君子則至死不變方能使民所鮮能者而已能之故謂之依中庸之君子依字絕妙說箇須臾不離還有離時依者如人之依衣也衣來依人便有可不衣時人去依衣則自朝至暮自暮至朝那一刻是失得體的人去了衣便成不得人君子去了中庸還成得箇君子麽此種學問全在人所不覩人所不聞處着精神不是故意要遠脫人世日月在儔人廣衆中而立心制行全不與人混合豈非遯世故易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如

何能見知于人。隱恠到此。便要廢然自返。遵道者可此。便要中道隕越。君子乃恬然不悔。非聖人而能之乎。惟聖者能之。非曰凡人所不能也。正見惟聖可能。這箇聖人。也不過是人而聖者也。柰何以聖人自絕。而不肯作毅然爲聖之想乎。故千古聖人。與愚夫愚婦同體。千古聖人。亦莫不與愚夫婦同道。聖人所知能的。愚夫婦亦可知能。愚夫愚婦所不知不能的。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但聖人。即廣大莫若天地。亦不免人猶有所憾。聖人到此。只行其常。以爲道自費

也。道自費而隱也。賢知之過者。便愈加推索去。行出來都是怪事。他說他極是聰明。看破到聖人所不知不能處。聖人看他。只是箇愚得緊。不是愚。如何穿鑿出許多隱僻怪誕之事來。君子不必如此。即就愚夫婦所與知與能者。看到那極大處。便說到位天地育萬物處。夫說到位天地。則天地也載他不住。說到育萬物。又有何物可以載他。故曰天下莫能載。即就這極大處。看到那最小的田地。便覷也覷不得。鬪也鬪不得。剖覷鬪都用不得。還有一物可破他否。可見這

箇物事。無日不在人耳目之前，却無處落人聞見之內。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盡了一箇極大的世界。而詩之咏鳶魚者，早已把上下的道理，昭察著明。不然而必要以知能窮聖人，則上至于天而止。問其上至于天者，幾千萬里也。聖人所不知，聖人所不能，何若即詩之咏戾天者，而凡物之輕舉，莫非此道之所峻極。而上之理已著。下至于淵者，幾千萬里。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何若即詩之咏躍淵者，而凡物之潛泳，莫非此道之所遊行，而下之理已著。何者，此道在

世界中。上至于天。下至于淵。滿世界。莫非此箇物事。爲之瀰滿充塞。而却不在愚夫婦之外。別有一端。夫天地間。除却君臣上下。別無參賛位育下手處。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知天位乎上。也在此大本達道中。地位乎下。也在此大本達道中。聖人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愚夫婦也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極之天地的陰慘陽舒。亦莫不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故天地一陰陽也。一大父母也。夫婦一陰陽也。一小天地也。做到

至聖極神。脫不了夫婦兩字。做到聖功神化。只了得箇夫婦身上。萬物備我。與天地同體之事。看到這裡。方知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同流。大本達道中。了却位育之功化。這種學問。真是實截事。不是空談理道。人只不肯實實理會。而欲遠人以求之。所以愈求而愈遠。何也。人只爲以我治人。便覺得有許多不合處。若是以人治人。便何等省力。上人字不指君子。下人字不指衆人。葢爲自巳一身。以知覺靈明。治形骸肢體。以執理不化之念。治活潑潑地之心。皆是此病。

君子只見得天地間少不了是子臣弟友。只以子臣弟友自治。何嘗于當人之外。別取一種道理來治他。故曰以人治人。治則未有不改。改則不必過求。便與中庸脗合。此忠也。恕也。未必便盡了聖人之道。而違道亦不遠也。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此云違道不遠者何也。人之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喜怒哀樂未發處不可見。而發皆中節處則可見。聖人之道。全在未發時。溫養得元氣渾涵。發出來自然與人物同見其是。方謂之和。方謂之達。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于人。必待臨時平心較量。方做功夫。則人我未交以前。全未着力。就使與聖賢同志同道。只叫得箇忠。叫得箇恕。叫不得天下之大本。叫不得天下之達道。所以曰違道不遠。故其嘗語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氏子之學。賢人之學也。是曾氏子自陳得力。非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所云以人治人者。于吾夫子之自治而得之。子臣弟友人也。君父兄友。亦人也。求之未能。所謂以人治人也。豈曰以我之人。治人之人也哉。這箇道理。極是尋常。自有物有則

之初、便具以爲懿德、說將出來。都是人倫日用中。極平常切近的言語。人只爲看做是庸德。便不肯行、只爲看做是庸言。便後口而談。不知你但未行。行則自見其不足。所以上面事父言之。若槩論箇事父。豈夫子尚有未能的。若論到許世子之侍疾。及曾氏子之養志。充類至義之盡。真是聖人亦所未能。方知夫子之所謂丘未能。都是真話實話。非望道未見之說也。而臣弟友可類推矣。猶曰無不足耶。只爲看做庸言則信口說將去、都是聖賢路上人。都是日用常行事。

真正一言之下。有無窮道理。何所不可說。不知不必說到孔夫子之所謂志在孝經。非人所不敢戲談。卽在尋常晨昏定省問安侍膳避事。有多少說得到。行不到的。與其後尸而談。行之不逮。何如留有餘不盡。以看自家持行得力何如。不失爲慥慥篤實之君子也。以此自治。便處窮通得喪。無所不可。子臣弟友。所謂位也。素如繪事後素之素。凡人看此理在中庸之外。卽處子臣弟友中。亦莊飾出許多有道氣象。再不肯依本色行去。遂于尋常日用之外。別作希奇出特

之想。謂天地間、有一種聖人。眞是人及不得。學不得的。他那一種學問。眞在吾人尋常日用之外。自家執不得。却又不肯罷休。却裝點出一般行徑。以爲忠孝弟友之能事。不知孝到格姦底豫。忠到龍逢比干。在聖賢分中看來。都只是布帛菽粟之事。他原是本色行將去。學他者。便不能依本色去做。何也。此聖賢與常人。分量之不同。學問淺深之不一也。不然。上天下地之間。得意之事。只有富貴一途。過此則貧賤夷狄患難的時節居多。此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三也。

四者在天地間。是那一箇跳得出的身在子臣弟友中。非富貴就是貧賤夷狄患難。那由得你不入的人不肯依本色行去。遂覺得有許多不自在不受用處只看夫子蔬食飲水一章。便是處富貴貧賤妙處看之夷狄不可棄。居九夷不陋微管仲亦少不得被髮左衽。便是處夷狄患難的樣子。一向將四者看做位只爲中間有箇素字。不知四者遇也境也。非位也子臣弟友位也。子臣弟友中。原有不齊之遇。人只不能依本等行去。故合四者之遇。不過居上居下而止。所

以于上下中着箇位字。于富貴貧賤四者中。止下箇素字。上下者。子臣弟友之位也。不凌不援。便是眞正本色人。立身行已。那有一步不正。何處更去求人。而作怨天尤人之想乎。這等看來。一味正已。更不求人。功夫何等庸易。一味只管自已。更不必問他人。此中何等平易而所遇之富貴貧賤。則命適使然。若丟開自已去周旋人世。援上陵下。與命數爭衡。此中何等險。此事又何等險。毋論愈險愈難。即使萬一行過去。亦只是微倖苟免而已。豈射者反求諸身之意乎。言

此。學者不肯依本等處曰。素本位做事。只是奇行險。只是箇願外處。正隱僻怪誕到極處。許多此處須着眼。其所以不依本色而必要行險者何也。無非把聖賢學問。看做極高的。極遠的。無論聖賢學問原非高遠。即使果然高遠。亦必從卑邇處一脚踏去。不必論到如何為忠。如何為信。君臣合以道。朋友合以義。即此庭闈之內。順親道理。好不是難。舜之號泣旻天。難得親心悅豫。事親不悅。則信友獲上。都無根本。而夫子得此于兄弟既翕之詩。豈非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之明驗乎。不然。遠莫遠于鬼神。高莫高于鬼神。
而其微顯莫辨者。不出人心一念之誠。人奈何徒事
之高遠。而不于此着。既明之後。講求誠身之理也。鬼
神日在天地間。視也視不得。聞也聞不得。如此便無
鬼神安頓處。不知鬼神無體。卽物以爲體。且無論一
切草木山川附麗之物。卽以吾人一身而言。生者之
五官百骸。與死者之五官百骸。莫不相同。而未死之
時。言動持行。無一不盛。一死之後。鬼神去其體。止遺
下這箇物。所以立就枯槁。故人身中。卽有鬼神。鬼神

不能盛。鬼神之盛。鬼神之德爲之也。鬼神之爲德。鬼神之精英。凝結不散。所謂誠也。鬼神亦離不得喜怒哀樂。故能以陰慘陽舒之性。孤行于人不覩不聞之中。而附之以爲體。若看到鬼神與我同體。便曉得鬼神在覩不見聽不聞處。我那所不覩所不聞處。又是什麼。戒愼恐懼。無時放得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就在此。豈待入廟而思敬乎。此處不肯信。只觀祭祀之時。洋洋如在。果孰使之。鬼神使之也。鬼神何以能使。我平日戒愼恐懼之功少。不曾看到鬼神與我同

體處。少不得到入廟之時。自然一點靈明。都被鬼神攝去。洋洋如在。那容你不誠。可見入廟思敬。人心之誠爲之。體物不遺。鬼神之誠爲之。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人柰何不于天地萬物。與我同源之體而求誠也。此處方露出誠字面目。可見人不明性之在我在人者。原同此善。則擇守之功少。處處都是作僞。明得此善爲人物天地之所同原。那一處可以不求誠。既能明善以誠身。便把天地間。從古及今。希奇僅有之事。都看得是尋常日用邊事。所以孟子曰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聖賢行出來、都是中庸。所以予瞽子之。以及桓文之事。卽堯舜文武之事。堯舜文武是聖人。是君子。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故行出來。都是時中。瞽之桓文輩。不是君子。不是聖人。不曾見到那位天地育萬物處。不曾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行出來都是無忌憚。故舜以有鰥匹夫而爲天子。尊富饗保。若見爲閒闢儻有之事。不知舜之德爲之也。聖德在身。自然祿位名壽。不求而至大命在我。德有以受之。德到可以操祿位名壽之權。而集天之大

命。又像箇開闢僅有之事。不知在舜分中。只了得箇所求乎子以事父的道理。雖曰聖人之德。其實即庸德也。特舜滿了這孝的分量。能獨造其大耳。不然。商周之際。成何等世界。明夷遘難。文王豈日無憂。故終文之世。無一日不憂。所以周易一書。成于羑里。皆文王憂患中所作。而夫子獨信其無憂。蓋以天王明聖。時刻不敢去懷。而六州歸心。時勢又將在我。既憂天命之不能保于明聖。又憂人心之不能與我相忘。此中若焚。因上下一想。前有明類長君之父。後有遵養

時晦之子父有聖德而僅自克勤天下人信之子有聖德而深自養晦天下人又豈不信王季之作可以無憂武王十三年之勤文王早已信他必不肯驟作戎衣耆定之事不然武王非文考少子伯益考之醢武王豈不見太顛閎天輩之謀武王豈不與聞若使有志伐商文考一歿之後便投戈相向豈姑待于十三年之後哉故十三年以前實實是文考天王明聖之意十三年以後不得已而順天應人所以下章即繫之以善繼善述而推本爲達孝不然其父天王明

聖其子稱干比戈雖曰爲之身嗣克以天王明聖必曰吾君之仇而何以爲善繼善述也哉聖賢看到這裏都把來做子臣弟友分內事以他胸中原是一團戒慎恐懼的人原是一團位天地育萬物的學問原是一團明善誠身以修庸德的心腸故經也是權也是常也是變也是看得到此方可與讀中庸不然中庸教人以庸德之行而必說到以匹夫而有天下以諸侯而作天子豈教人戒慎恐懼之意哉與諸友辨明此而後與之說此兩書文既上下父子而可以無

受。武王繼之。不過纘此太王王季文王來侯封之緒餘。初無心于代商。卽曰遵養時晦。亦後人稱頌之詩而武王當日。豈有此念。待至紂惡貫盈。獨夫自取滅云。卽六七作之賢聖。到此也留不住。所以一戎衣而有天下。疑于失天下之顯名。而天下反信爲聖人。爲仁義之師者何也。只爲武王胸中。原不曾利商之天下。因時受命。故曰時中。所以若固有之。而不必如湯之台有慙德也。蘇子瞻謂商周之君。爲世運升降之一會。蓋以湯有慙德。爲不自安。武並慙德而無之不

知夏桀無道盡在天下。未必如商紂之無道。播惡于天下而不已。且毒虐于天王明聖。執敬養晦之父子。自伯益考以及武王。何日脫商紂之虎口。而武猶勤服事于十有三年。臣子之義至此已盡。而君心不悟又何憾德之有哉。予瞻猶淺之乎窺聖人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這一句書。夫子蓋得之魯頌。可見大聖人學問。自是不同。魯頌曰。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此詩不特冤枉文王。即太王亦冤沉莫已。夫遷邠避狄。自救不遑。何暇用心去

剪商祚。只觀天作高山。與皇矣上帝。及篤公劉諸篇。何嘗有一字涉到剪商上面。此孟子所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蓋高山皇矣諸篇。及頌武王執競勝殷等詩。皆出自周初。必成于周公召公之手。所以溫厚和平。魯自立太廟而後。已非周公之所安。而躋僖以後。人心益大槩可見。爲閟宮者。只知稱美僖公。推本到后稷公劉。以見建侯啟宇之烈。誇張祖德。而反失祖宗當年之意。愚故曰閟宮作而春秋益不得不作矣。夫子不刪之。非所以爲父母之邦也。亦將以正告

天下也。不然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等渾厚。豈曰省文耶。故下節直筆云。武王末受命。正此意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亦有深心。後來說書者。都說到武受命遲而未成。周公成之。成武也。正所以成文也。俱非聖賢之旨。文王小心服事。武王養晦誓師。父子原是一心。然到得誓師之後。未免君臣上下之分。倒置了一番。夷齊扣馬一諫。又何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此時不急急講求出箇禮來。則武王之德。必不能著明于天下後世。並文王小心服事之德也。着武王

累了故急急講求崗大禮以收拾天下後世之人心到仁人孝于上而後文武之德大明于天下下然追王足矣而何以必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哉故下文便歎其善繼善述而稱之曰達孝也春秋時舉少不得位與禮樂都要易侯而王所尊所親都非穆考生之日存之日所行之事昭穆相對豈不惘然而不知看到繼述之善處即使起死者亡者于今日亦有不得不然之勢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爲孝之

爭也。聖賢到這裡。全不曉得有天下者是我我所有者。是何人之天下。只知道祖功宗德。是我子臣弟友中人道之儀型。有皇上帝。是我參贊化育之主宰。在我國者。皆是與我同此性天之人物。我不能治人物。如何能贊得化育。故制禮之始。莫大于尊祖以配天。配天者配饗也。非謂我祖之德。上與天齊。而直與天配。乃謂上帝在鑒觀求莫之初。仁愛而眷顧者我祖也。我祖在升遐之後。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圜丘以祀天。所以報天之功。方澤以祀地。地原以代天而

有終亦所以報天之功是君人者之事上帝也而制禮者謂以我事上帝則渺兹厥躬豈能格重玄而通帝德有我祖焉是上帝之所眷顧而在帝之左右者以之配饗或者上帝其饗之故曰所以事上帝也若曰以我事上帝不若以上帝之所眷注而在左右者事上帝也而至于我祖之靈則以禘嘗之義舉之明乎此禮此義則知我祖能治國而上帝乃眷之我能嗣祖德而治國乃能以祖事上帝而上帝饗之斷未有不能治國而可以事上帝可以制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者。治國之道。不示諸掌乎。不王不禘。蓋本諸此。前此坊間諸說。繁引周禮。皆未發明得聖賢之旨出。故下引九經。以爲治天下國家之大凡。而推本于明善誠身。以終性教之義。

政以人舉。人以道存。非泛泛說箇人存。故下文緊補出道字。只此兩節。便知得前面所爲道不遠人。天地間斷無除却當人之身。別有叅贊位育之理。夫政也者蒲盧也。文法最奇。註云易生之物。非舉此以見地之敏樹。只將他來畫出箇政的樣子。以甚著人之爲

道最是緊切。蓋哀公只管去問政。早忘却了當人之身。不知政只如樹中的蒲蘆一般。若無地道。何能得敏。人主只照管自家。是何如人。修何如道。政之敏易易耳。然是人也。不是我一身。便能孤存得的。凡能與我講求此道而俾政之敏者皆人也。天下惟此一等人。不是容易招致得的。全看我當人之身。是與他志同道合的。方纔能爲我用。在人取人兩人字。同人存的人字。則指取人以身之人言也。人既以身取。則不可一日不修。修之云何。即修以能敏政之道而已。此

道在當人之身。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根本。一念之慈祥。便是布滿世間之太和元氣。故曰以仁。語說到以道以仁。便節節說向內去。未免起哀公以玄妙之解。故懸懸打轉到當人身上。所以曰仁者人也。諸友試看仁字豈不是道。仁者人也。豈不是道不遠人。人奈何只是舍却自家一箇活潑潑地爲聖爲賢之體。而別求所爲道也。諸友好自體認。莫作講書會。仁不遠人。先須從自已家中一本九族上做起。此處行將去。道也不可。莫也不可。有變通。又要有斷制。非義則

孤守一仁。何以能時措咸宜。故仁之一[illegible]一動與事符處是義。而義每足以成仁。若夫天地間第一等人。與我講求精進則思每能擔義。如何曉得天地間。只有這一本爲最篤。下此都從這裏殺得去。不惟此處不知所殺。連求與我講究此理的人。分量之淺深。識趣之高下。都辨不出來。行將出去。如何得有禮夫爲人上者。莫過行事有斷制。處事有節文。而皆仁字中包舉生發出來。却不曾離了當人之身。別有甚絲絲作用。豈非人道之斂政乎。故曰君子不可以不

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却在親親上做起。欲修身可不事親。合身與親。出不了箇人字。合修身與事親。離不了箇人道。故不可以不知人。若要知人。不能明徹本源。曉得天命以前。物則並賦。如何知得親與我。都在二氣五行化生之中。一刻離了賦稟之初。便氣質茫茫無有主宰。尚能于當人之身。而求盡所爲義禮完備之仁體。說到此。足知君子戒慎于所不覩。恐懼于所不聞。全是知天知人之學。學者誠不可一刻放過。諸友又莫作講書會話說到知天知人上。又

不免轉入轉細。易使作玄妙之想。故懸懸打轉到人倫日用上。而約之于所以行。上節要着眼看知字。下節要着眼看行字。知行並盡。便是下面明誠擇善固執之根本。大意謂知天知人。豈是知之玄特深隱。就在吾人人倫日用間。只觀天下之達道有五。而所以行之者只在三達德。夫達道有五。而達德有三。似乎道當各盡。而德有異名。不知只是一箇樞紐。運行到底。一字原從三與五而得名。不必泥定到誠字去。以下面還有知之一。成功一。所以行之一。凡一字定當

作誠會乎。此執理之遍也。上面修道以仁。只說箇仁字。而此處補出知勇何也。知字在知天知人中逗出。勇字在四箇不可以不中逗出。故曰知以開仁之始。勇以圖仁之終。諸友欲求明所以行者一。只須把達道達德。打轉在自巳身上一看。不是以一念去行君臣之道。又以一念去行父子之道。遇君臣是此念。遇父子也是此念。以至遇夫婦昆弟朋友。無非此念。即使五者倅聚于一時。還他各各恰好。也只此一念。雖云明了的是知。肫懇的是仁。充滿分量的是勇。究竟

仍的了的肫的懇的克的滿的只是一箇念頭隨認隨足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此一念彼又一念也故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而到頭總是一樣知行雖是並進而知必定居行之先何也知仁勇三者乃純備之名豈能一促便至少不得從相近處做起先須知得此三者從近處下手則知得修身不外此道而治人即在修身之中以之治天下國家無不敏之政矣逐句卩連下幾箇知字最要着眼文氣至此纔了得人存下方是言政舉故為之列九經纔

雖有九。而綱領却在修身。尊賢親親。是修身兩大柱。下六者。四是由親親而殺。二是列尊賢之等。道立九段。不作效看。合下節都是九經之事。但上是事之終。即下文所謂立也。下是事之始。即下文所謂豫也。故緊承之曰凡事豫則立。先終于始者何也。治天下國家者。先要看到究竟處。則下手用功。方不草草。其意蓋謂修身以道。不修身則道不立。修身而道即從我身上立矣。夫以藐然一身。居天下國家之上。若恃一人的聰明。鮮有不惑之理。故尊賢以辨之。夫親之爲

道。止一本為最篤。下此則無有不殺者。若我無親其親之心。而驟分隆殺。非我諸父。即我昆弟。鮮有不怨者矣。我實親其親。不特不殺處是所以親之。即殺處亦所以親之。更何怨。夫我以一人之身。為賢親所取。不有帥保。則賢之有等。親之有殺。一理不明。使多迷悶。不行之。則賢親皆無所景仰。徑行之。則自己此心已不安。如病眩焉。敬大臣則輔道有人。坐論必無不恰之情理。故曰不眩。諸司百職。去我漸疎。不必責之以報。而但使之盡禮。大小臣工。各有分際。報之不及

于禮。是我疎之。卽報之過當于禮。必我之體貼臣鄰者。不能推心置人腹。而人方越禮以媚之。體之者如推心置腹中。痛癢相關之意。非手足指臂之說也。百姓遠君門于萬里。要他感恩戴澤易。要他終事急公難。要他犯上作亂易。要他與孝與弟難。從古百姓不能安。多起于不能勸善。如教子者。必教之爲肖子。不教之爲驕子。以子之道子民。則孝弟之行可行。而禮讓之俗可化。如傳曰戴元后如父毋。豈勸字之義乎。治天下國家者。那一日少得財用。用字最妙。大學曰

有財此有用以府庫之財爲財知財而不知用者也以聲色貨利爲用知用而不知財者也都不曾體貼到財用所自出上故必曰來百工歸字與柔字相合以言情懷字與畏字相反以明義皆實實指出九經的寃竟處以起下文懇切下手用功豈徒曰效而已

孔齋明二句總是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觀夫子與顏氏子論仁俱拳拳于非禮則知此二句非力仁者不能不是修身以道兩句外更有此一法也此一者揚之在我我可以自盡故不用勸字遠人與我隔

絕諸侯非我懿親則祖宗朝世爵皆不可責望太過故亦不敢用勸字其餘六者皆有責望之意故或易以勸字或增一勸字非無意也人主得一二賢人何如使通國皆賢人且天地間中人多而中人以上者少無以勸之其孰肯見賢而思齊故去纔遺匿賤貨三者不與人主親而後有德者貴其誰肯自外于貴德之世而不自賢以我親親不若使親親親我使親親我不如使親各親其親安得不勸大臣位有師保之尊親細務則座論必無精義職司社稷之重勞苶贖

則燮理必無大猷。從古大臣。斷未有不學而多術者
官盛任使。非所以逸之。使處優養尊。實所以勸之。使
成就君德。士在下寮。不忠信。無以作其小心。不重祿。
無以養其廉潔。百姓孰不思爲善。救災且不贍。奚暇
治禮義。故時使薄歛以勸之。廩不給事。工何樂于趨
事。廩浮于事。工亦何必趨事。且浮一而百覬。人人有
僥倖之心。將勤者亦惰。故以省與試。量百工之事。而
以廩與事。作百工之勸。此六者權俱在人。不得不爲
責望。故各以勸字勵之。至于遠人諸侯。則無所容其

責望。宜以懷柔二字。發明其理而已。這等看來。九經如此其繁。以九經治天下國家。如此其詳且悉。使事事而謀之。節節而理之。且時至事起。而後分以應之。則鮮有不廢厥事者。故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只是一箇樞紐。以運行曲當。但須預以圖之。則一者之根本已立。而九者之節節舉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下四句只是申明此一句。非九經之外。又行言事行道之四端也。訓詁家以一者何也。誠也。爲下節過文。遂將活潑潑地的道理。看作膠柱鼓瑟的學問。大不是。

須知不必拈一字。只須以行字貫下。蓋聖賢教人。非不得知行兩者。大義云。所以行之者一。果何道以行之哉。君子蓋不可不求誠也。人身自天命以來。曉得此身之主宰。全乎在天。則上自天子。下至親民百職事。無復有位乎其上者。自王者奉天以勤民早已在下位矣。王者必受天之命而後能撫有天下。早已有獲上治民之準矣。而謂在下位者不獲上。民可得治乎。由獲上信友以遞推到順親。則知誠之爲道。不易講也。人只泛泛說箇誠身。誰肯不自信。只是反轉對

自已身上一看。果能不欺衾影。不欺屋漏。事事出乎心之所誠。然還是信得過。信不過。然天地間。亦有此誠行得去的。亦有行不將去的。如舜之于象。是誠行得去的。周公之于管蔡。便是誠行不去的。惟孟夫子爲能推明是書。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原下得少活。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下得喫緊。所以要明善。學者只要看源頭處明與未明。假使未明。不特行權不可以言誠。即守經也吽不得誠源頭處明了。經也可。權也可。常也可。變也可。而總之無害于爲善。不然。

以周公事主之誠。豈尚不能見信于同氣。卽使當年
不見信。而東征之三年。豈眞威信不立。久勞王師哉。
局公于此。必有反身以求信之意。故居東者三年。而
究竟行不去。乃有破斧缺斨之舉。周公當日。若不明
徹源本。自信其無他。而天下何以能信之乎。故源頭
上明得清白。則經權常變。總是至誠。不然。大舜以旻
天號泣之誠。而不免于不告而娶。將無夔夔齊立亦
僞乎。與諸兄言及此。非以兩聖人開後之學者以畫
虎不成之路。只甚言善之不可不明。以著學者當求

之于本。毋求之于末也。夫何以明善乃能誠身。只爲天地間。原有兩種人。一種喚作誠者。以他從天命來。純粹至善。全乎氣禀之初。雖日處人中。而率之性者。不失維天陰騭之始。其道爲天之道。一種喚作誠之者。以他從天命來。原是純粹至善之體。而落在氣禀中。遂爲氣禀所拘。未嘗一刻不是聖賢。而未免有過不及。邪又不肯自安于過不及。盡人之功。以合乎天命之體。雖日日求此道于天。而終久是以人力自治。其道爲人之道。誠得天之道。所以能不勉不思。爲

務中道之聖人。誠之得人之道。所以必須用擇善之功。而堅固執之守。上言明善而此言擇善者何也。明以知之炯然洞徹者言。擇以知之未嘗發光。劃磨求濬者言。不擇善。未有能明善者。擇善不能固執。亦與不得明善。故下以學問思辨。盡擇善之功。而以篤行爲固執之守。又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爲反身求誠之道。故緊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子思子說到此。直見得天地間無一箇不是聖人。無一箇不是誠者。那裡有箇愚的。那裡有箇柔的。只爲他

不肯擇善。所以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畔乎中庸。真是箇箇人心有仲尼。人自不知擇耳。夫誠者合下來天性未漓。而中處得處。乃由于不勉不思。非自誠而明乎。此我所以云天命之謂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非自明而誠乎。此我所以云修道之謂教也。自此理之具于人者言。則曰之謂性。之謂教。自人之能具備此理者而言。則曰謂之性。謂之教。非異文也。人但患不求誠耳。若使刻意求誠。將聖人之所爲不勉不思者。終久爲我積破。覺有不明之理。此理既明。明

一分則盡得一分。明十分則盡得十分。知到這裡。少不得要行到這裡。那裡有不誠的。下二句不是申言上二句。乃單主自明誠者立言。以天地間誠者少而誠之者多也。中庸至此。纔了得大本達道一段話。故下以參贊化育。講之至誠之性中。使天下後世學者。用心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

說書至此。先生復謂諸友曰。如此論說。縱使聞所未聞。只喚作講書。不喚作講學。而不依講學之大旨。即寓于講書之中。使諸友中有眼孔者。自能

不依尋行數墨中。看出言外之旨。便曉得此菴那幾句話。是書中所不應有的。何故逗露若此。自知不依有若心在若使未必然。只須看此老何以拈着書便講。每講必有許多註疏中所未及的。即使啟口去辨論。他却能隨口就轉。要知得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為善。只是教人擇善。若使日日擇時時擇。事事擇。無論沒許多絡索的精神。且聖賢那裡討許多零碎的道理。還你擇得出的。便開口說得。擇不出的。一字也不敢開口。因而隨手放下。

謂天地間，那裏再有眞正聖賢。所論如論語中所云朝聞夕死。知生知死，孟子中所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為事天立命之學。萬一機緣遇合。一旦起而以未明善之身。促當人家國天下。且不必說到中和位育上。求為信友獲上以治民。則茫然無所措手足。亦不必說到信友獲上治民。試請反觀自巳庭闈也。有離父母多年者也。有在父母膝下者還是能順不能順。眞眞是不可以為人。即以日用衣食。略而論之。離父母者。或食君而遺羮之念起。

或能養而風木之痛生。此處如何發付去。其廕父毋者、膏粱文繡。俱出親澤。內反一想、親之衣我食我者、義乎。不義乎。如其義、則一絲一粒。皆出刱造之艱難、何也、義必不苟取。不苟取則何以爲繼。我不念此。親必念此。親念此而我不念此、則親心不順。如不義、則何故以我一身之受享、而陷親爲不義。親之取此。必非得已。爲我輩也、爲我輩而使親爲此。是則不孝之大者。親違心以爲之。而我不念之。則親心必不順、常將此念。提在心頭自然想出

箇不貽親心以憂的道理。這也喚作是明善。而不倖之所望于諸友者。不在此。有一善是萬善之所同歸。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此處最要透切。故王陽明教人以致良知。明到這裡。纔曉得孟夫子之所云性善。孔子之所云繼之者善。顏子之所爲得一善。大舜之所爲善與人同。若不明到此。任你終日談性。談天。談未發。談尊德性。談道問學。談主敬。談誠正。談行恕。談愼獨。都是說夢。今日與諸友言及此。明日有一友向不倖曰。我明善矣。不倖如

何辨得以諸友皆有學識皆多讀書這步話誰處說不到要辨得諸友出必如不佞之所謂四禁語一禁孔孟及諸經書已道過之語一禁宋儒推明理學之語一禁時文中訓詁註解之語一禁野狐禪客機鋒及拈拳樹拂之語曰將此四者如四堵銅墻鐵壁逼進前來身也轉動不得一開口一作念不觸彼則觸此如此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四者如頹垣敗壁不復遮攔而我之力量克周亦復遮攔不住信口道將出來或詩或賦或說或

解。使見者得未曾有。而不佞以爲眞正了徹不復
影響含糊。方許吾友高談闊論。爲孔曾思孟。將未
墜之斯文去。非拘拘然冠古冠。服古服。繩繩而趨
尺尺而步。使天下人笑板腐道學。諸友請從事看。
勿徒作今日講書觀。

明誠性敎而後。凡十二章。中間推本于人者凡四。其
餘則皆談實理耳。此章盖直指吾人性分中。有人物
天地。皆備于我之能事。非至誠不能滿其量。至第十
一章。則見天地之化育。原不在至誠大經大本之外。

亦非至誠不能洞其源。故于開首處。各列個惟天下至誠的字面。而末章則收攝到無聲無臭之天載。以使人認得天命以前之本體。中庸一書。所由一線穿來。無少隔碍也。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除至誠而下。便是致曲的學問。故特列其次。此外則皆論至誠之道。而推尊于仲尼與天地合德。爲亘古以來。配天地之一人。所以變至誠而言至聖。自其實備此理。則曰誠。自其理備厥躬而身有盛德。則曰聖。凡此者皆推本于人。以明此道之有所歸。其餘判皆從理上

發揮以著此道之藏諸用非分疏天道人道之旨也。

上章既引夫子之言以終明誠性教之旨此章則發謂之性的性字中看出人物與我同原天地與我同體。此性愜愜乎有克塞人物彌滿天地之分量。人自不能盡所以與人物隔而與天地睽。惟天下至誠直從我性中看得人與物都從此托根。除却人物之性別無自性。除却自性別無人物之性。故能克滿其量。不少虧欠。而人與物。莫不各正其性命。而保合太和。所以一盡性而人物之性都盡。二氏只爲顧自性。遂

遺了人物。吾儒無一念肯遺人物。所以性體中。偏能函蓋乾坤。而盡人物之所欲盡。爲天地贊化育之根本、人只知化育者。天地之事。人不能參其力。至誠則在自已性分中。實實做出裁成輔相之功用。非但空談理道而已。參如參軍參政之參。並立爲三。殊屬附會。易云參伍以變。如所云參而伍之以盡其變。亦非如註中所云三數五數之謂也。以人而參天地。洵非天下之至誠不能。然而此等人不恒有。進而求其次則惟有致曲而已。何以謂之曲。此理自天命來。人人

本有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聖人合下俱足此理常明其餘縱在習染之後而原初聖凡同具之體未嘗不時露其一端雖然是露的是箇端倪其實全體即于此處完備自明求誠者若非此箇端倪又從何處明起先儒所謂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正謂此也致如致中和之致即大學之所謂致知初然只是箇端倪一經推致就此端倪中便現出圓滿具足之體正如首章所謂從未發中建立中和位育之本也故曰曲能有誠也上句是箇明字下句是箇誠字合二句

是自明誠三字。然又要曉得是曲能有誠。非致曲而後能有誠。惟其曲能有誠。所以愈加要去致。亦惟曲能有誠。纔是聖凡同具。于愚夫婦。與知與能中。畢具了聖人不知不能之全體。人之不肯决志爲聖賢者。只爲不肯去致曲耳。間有端倪呈露。亦遂自委爲一曲之明。豈知不致則誠終隱于一曲。能致則一曲卽能有誠之全量。而形著明動變以至于化。與至誠同用同體。都在此一曲之中。而謂曲可不致哉。功夫只在致字。致曲以後。全無功夫。一路滾下。直趕到至誠

能化。以著致曲之功。與至誠合德。夫致曲者。既與至誠同其變化。則能成變化矣。能成變化。便可以行鬼神。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人遂以爲奇特希有。而不知皆從實理中得來。所謂善也。此善在禎祥未有之前。蓍龜未見。四體未動之始。此念孤行。便釀成國家無疆之福。禎祥由此而感召。蓍龜由此而告吉。四體由此而發祥。此念汨忽。便釀成國家無窮之禍。妖孽由此而生變。蓍龜由此而告凶。四體由此而乖戾。人不能明此。而乃于禍福之將至時。問之四體。

問之蓍龜。問之禎祥妖孽。豈所謂如神之智、而爲至誠之前知也哉、夫前知如至誠。亦不能于善不善之外。別卜興亡之理、求誠者尚安得于善與不善之外。別求自明而誠之事。故子思子于誠明明誠兩立之後。親切指點由至誠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出一善、以爲求誠者下手切近之功。諸友切莫輕易看過。夫至誠之參贊。不出自性之中。而其次者之幾化。亦即在此一曲之內。以致興亡禍福、取決于一念之善與不善。可見天地間人與物。都在我自家身上善

求。能盡人與盡物。纔了得自家性分內事。故聖賢惡急于求誠。已以非此誠。必不能成此人。自已成得箇人。纔吽做箇誠者。而益信誠之爲道。原是自家合當自盡之道。而非外求之天地人物也。先生說書至此。因謂在座者曰。此章三箇誠者。如何看。一友以前後兩誠者指理言。中間一箇誠者。指人說。先生哂之曰。情知吾友必作此解。不特此章三箇誠者。不曾指人說。連哀公章誠者天之道也。亦不曾指人說。若作指人說。何以下面纔云從容中道聖人也。凡言誠者。皆

槩言誠之實理。此得惟天下至誠方指體備此理之人說。切莫錯會。夫何以誠者爲自成。良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無物。無物則自己性分中。便有了許多虧欠。如何叫得自成。所以君子必盡擇善而固執之功。蓋以誠之爲貴也。予先說誠者自成也。豈是謂自成已而已耶。所以成物也。不自誠。如何能成物。不能成物。若何叫得自成。乃知天地間。只有此一箇理。以之成已則曰仁。以之成物則曰知。合仁與知。皆是吾性中秉彝之德。不分內。不分外。物與我同具同然之

理我能體備此理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遂覺其無一物不正其性命無一物不保合其太和豈分成已成物爲外內之道哉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人惟內外不能合一措置便不得合宜縱使立意求誠有時做得到無妄處亦有時做不到無妄處力量有淺深則不能無間斷惟至誠從自性中看出人物同原之本故能成已成物內外合符而仁知全備就如天行之健而能自強以不息此久道也徵發出來便是

載物的博厚。覆物的高明。成物的悠久。其德直與天地配。而豈待見而後章。動而後變。有爲而後成乎。功能力量。到得這裡。則知參天地。贊化育。都是實事。不是空空談箇道理。因而識得自性中。原有與天地同量之分。只是明不到此。遂覺得內外不能合一。縱使學問做得到一處。不是仁者見之謂之仁。便是知者見之謂之知。如何能使仁知體備于一身。而爲物之終始。看來非是誠不到至處。只是明不到源本處。明則未有不誠者。只今諸友莫把人物看在自已性分

之外思量那仁智兼備的是箇甚麼物事。仁與智從何處得名。合仁與智又是箇甚麼名色。自然見萬物咸備之體在天命繼善之初。立見你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便是至誠之無息。只怕明不及此耳。明得豈有不能行成之理乎。諸友急須體貼予這一席話、切莫徒聽說書理也。言誠道至此。則至誠完然是箇天地。至誠之道。即天地之道。只須發明天地之道。而至誠之道與功著明。何也。以天地也脫不了一箇誠字。故向後只言天地之道而

盡之以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經生家說書。拘泥着一字。遂將一言爲一字的註脚。遂引老氏之抱真守一。及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等語。爲此字證據。殊失立言之旨。其曰可一言而盡者。猶曰一言以蔽之也。明明指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又泥杜句者于不貳爲句。遂疑以爲兩言而非一言。此所謂不明大旨。而尋行數墨者也。即今就本文中。有不可以尋行數墨看過者。諸友當自家理會一番。莫只待予說。如書云其爲物不貳。自來以上物字

指天地言。下物字指萬物言。天地何以言物。爲有兩字在。則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此解易明。獨是生物者是天地。爲物的又是什麽。諸友曰。這却不知。先生曰。諸友只爲此學之源頭不明。所以日泥在文字名義上。故平日看書。未嘗不說得過去。一經人提掇。便要隨人顛倒。卽如此一問。爲物的是何物。是道。道又是何物。直須應曰。爲物的就是。何也。天地之氣化流行。所由以立位而成形成象者。原不出此理。此理又是箇什麽東西。却圖繪他不出。所以命之曰道。道字是

借用字而。何也。道者路也。故古字從行從首。言人投足便是路。則一舉一動。如何外得此理。自其在當人之身。井井然有條有文。則謂之理。却一步一刻也離他不得。則謂之道。若把道字看得做死煞的。謂天地間畢竟有箇道。所以愈求而愈遠也。二氏之學。自高其門庭。曰不貳法門。人遂以爲此箇法門眞是玄妙。却不知建立此法門者。在沠入中國之後。而吾儒之所謂其爲物不貳者。則在他此法未入中國之前。故予嘗曰。惟吾儒足包二氏。而能開二氏之學。二氏不

能出吾儒之範圍也。貳者戾也、疑也、携也。不貳者誠也。非一字之謂也。就向來諸儒說。應得如此。若在我看此書。連這物字也不指天地。夫天地間皆物也。有爲之者。而後有生之者。即如人未生以前。先有箇人。此爲物在生物前之說也。既生以後也。要去爲。此爲物在生物後之說也。未生以前。無爲物者。物從何處生。既生以後。無爲物者。生且立就稿。豈能生生而不測也。我故知爲物處是誠。所以生物處也是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至誠見得天地之道是如此。所以要

誠之爲貴。豈曰天地是一物、物又是一物之謂耶。惟其天地之爲物生物處。外不了一誠。故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即天地之道也。下因以天地山水。發明不貳不測之義。而歸本于於穆不已。以著維天之命。而終天地之道。又推本于文王之純亦不已。以終至誠之道也。看兩箇蓋曰字。則知一是爲天地寫照。一是爲文王寫照。切莫膠柱鼓瑟。由參贊位育。說到至誠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其悠久。斯道何等大、信非聖人不能備。亦非待聖人不能行、若是眞正以至德凝

了道的聖人。居上也可。爲下也可。有道也可。無道也可。隱隱推尊到仲尼身上。而直着道統之有所歸。此後至第十一章達天德止。皆子思子推尊夫子。以開萬古絕學之傳。非如舊註。分訓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也。大哉聖人之道。承上五章統贊其大。而歸之于聖人。洋洋優優兩節。不對。發育峻極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莫燦明于禮。使萬物無此禮。如何發育得出來。故以德凝道。要歸崇禮。而三重以寡民過。亦前先議禮。孔顏授受。亦止曰克己復禮。聖人見得此

禮爲節宣萬物之樞紐。故其儀世而威天下者。三百三千。不厭其繁。若非聖人直見到此。其何以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也哉。故未有聖人。此道日在天下。一有聖人。此道則專在聖人。而日行于天下。故體備此道者。不問道之行與不行。而先求此道之凝于我。若使德不造其至。則至道不凝。故君子尊之。尊之維何。尊之于人物同原之性而已。此性爲人物同原之本。以其體言。則曰善。以其體備于己而深造以自得。則曰德。故曰。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欲尊此德。必先明此

德。道問學者。所以明之也。即所以尊之也。故予平日教諸友明善。必明到善之本原。正要明到此處耳。朱晦翁早年功力。未免支離。所以云陸子靜只要人尊德性。我這裡只是道問學。而陸子靜哂之曰。朱子又誤矣。不道問學。如何尊得德性。舍卻尊德性。他所云道問學者。又何事乎。宜乎朱子有晚年之悔也。此一節書。上四句是知。下一句是行。何也。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溫故知新。皆是求明此道一邊事。此道既明。便知得天地間。離不了這箇禮。欲使此道行造其至。

少不了只是崇禮。故敦厚以崇之。說到要敦厚。則三千三百。誠不厭其繁。而後能發育萬物。以峻極于天也。天下豈有淺薄的人。能發育萬物者乎。此分論知行。以見明善之功。先于誠身。求明之功。難于求誠。以著自明而誠。明則誠矣之義。若論眞正源頭學問。則知行原是合一的。上四句雖是知邊事。而尊處道處致處盡處溫處。則已是全副精神。都在行上了。敦厚崇禮雖是行。而敦之崇之。豈是懵懵行得的。早已是知了。此君子之以至德凝至道也。道既凝于厥躬。以

之居上則不驕。以之爲下則不倍。然天地間居上之人少。而爲下之分多。處有道無道。皆爲下不倍者之事。然天地間有道之時少。而無道之時又多。引詩則单爲無道足以容者發。層層說去。無非只爲仲尼以最上之德。而居爲下之分。處無道之時。刪訂贊修。使春秋之天下。能容此道。則此道便能萬古不夜矣。有道無道的道字。即大哉聖人之道的道字。國有道則道在天下。國無道則道在聖人。不是以口舌爭得的。此身既爲道所繫屬。若使天下不能容此身。則不能

容此道。我欲天下容此道。安得不爲道而保此身。明哲保身。全是爲道以自全。非爲我一人起見也。故下章直以夫子之尊奉時王者。爲愚賤不倍之事。而著夫子之敦厚以崇禮。正夫子之以德凝道處。不然。生今反古。便是不明哲。豈所謂爲下不倍者哉。議禮制度考文。雖然三者並時。而度文則兼統于禮。故德位並乘者。首先制禮。而吾夫子斟酌三代所因所革。亦只是禮。此禮所以爲發育峻極之本也。雖然吾夫子不倍時王。固是爲下者之分誼。然以之本身徵民。便

是知天知人之學。其所以必如此而後爲明哲者。蓋以王天下者。非此三重。必無以寡民過。上焉者既是杞宋之無徵。下焉者又是韋布而不尊。此道將中斷于今日乎。則不得不以此身任之。而爲以道凝德之本。其曰本諸身。徵諸庶民者。實指夫子身有聖德而爲千萬世庶民之所徵。非如舊註。指王天下而言者之說也。君子既欲以本身者徵民。使考之三王而謬。建之天地而倍。質諸鬼神而疑。俟之來聖而惑。則德必不至。而道亦必不凝。乃其本身徵民之道。則上必

考之往古。下必俟之將來。與天地必欲合其德。與鬼神必欲合其吉凶。而後爲知天知人之學。學不至于知天知人。必不能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尚安得于舉動之間。使言行不違于人。而爲遠近之所繫屬。其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者。非指成效而言。是說君子之本身而徵民者。一舉一動之地。都皆爲世世之天下。立得個不易之常道也。于焉而行。則欲爲世法。言便要爲世則。遠之則求其有望。近之則徵其不厭。而後爲本身徵民之實。故特引詩而繫之末有不如此

而發有譽于天下也。若依舊解皆指君子之成效而言。則末句所謂不如此者。又將何所指乎。這等看來。則千古以來惟有我仲尼一人。足以當之耳。于思子推尊孔子。盡于開手四句。稱贊孔子。亦盡于此四句。四句既盡。下面只消比譬到天地。不必更言仲尼。而天地已爲仲尼傳寫殆盡。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千古秉乾御世。只有帝王。帝至堯舜。王至文武。便爲千古人倫之至。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仲尼居然一堯舜文武矣。從來天之所以開物成務者。只是

箇時地之所以承天効法者。只是箇水土。仲尼上律之。則與抃偕行。如太和元氣。仲尼下襲之。則流行艮止。動靜不易。居然一天地矣。此則推尊之至也。千古以前。舉箇堯舜。則堯舜以後。不知凡幾聖人。千古以後。舉箇文武。則文武以前。又不知凡幾聖人。從古來今。一切都在夫子包羅之中。則仲尼是古今來之一人。上舉箇天時。則無人無物。不在天時之中。下舉箇水土。則無人無物。不在水土之上。上天下地。都在仲尼函蓋之內。則仲尼是天地間之一人。所謂稱贊之

川至也則仲尼又居然一天地矣天地覆載日月四時都在覆載之中生麟鳳亦生豺狼生芝蘭亦生荆棘萬物並育而不相爲害有中庸則有隱怪有時中之君子則有無忌憚之小人各爲其道並各行于天地之中而不相爲背良以天地開同此一性之德見小者成其爲小見大者存乎其大見小者如江海之水各分其派而爲川流見大者則能敦篤其行而窮神達化無小無大莫不從此人物同原中各得其所同得而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

使天地止生芝蘭麟鳳而不生荆棘虎狼止許大道孤行而不許異端曲學各行其是則天地亦不大矣如今學者不能自爲聖賢却要責備人以聖賢少有異已便要背道而馳一見人賢便要推敲到底看來只是箇不大夫仲尼身備帝王而合德天地即以之範天下天下亦是四德完備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聖人天下惟至聖爲能以聰明睿智而臨庶物仁義禮智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一般故能使見而莫不信行而莫不悦聲名洋溢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何非我仲尼其孰能語此言蠻貊則不但中國
矣言覆載照墜則不但舟車人力矣言凡有血氣則
又不但人矣而謂配天可易言耶配字與位字參字
如字有別三者或論其理或稱其功用或擬請其形
容配則盡人而同之天如陰陽健順之義非淺鮮也
然是聰明睿智也以之臨天下則有餘以之達天德
則不足何也天德不能現前必不能知天地化育之
理就在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而釀經綸天下之
作用惟天下至誠能從自性中立見人物之性與天

地同源。故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我喜怒哀樂未發處。便立了天下之大本。而天地之化育。就在此未發處。了然洞徹。豈有一毫偏倚而爲之哉。所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向若倚聰明睿智以爲用。則一切經綸。都是聰明睿智用事。而非合天命以來之天德用事。其孰能知天地之化育。就在我喜怒哀樂未發中。全體俱備也哉。故曰以之臨天下而有餘。以之達天德而不足。是以君子闇之也。下章求君子于人所不見。求敬信于不動不言。以至勸威不成

于賞怒平天下一本于篤恭聲色不可以化民而無聲無臭始可以言天載皆所以固聰明睿智而達天德處使學者直透此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率于性成于教其所云闇然而日章者猶首章所云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也其所云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至篤恭而不大聲色者即首章所云戒慎恐懼以謹之而中和之所由致也求之達求之風求之顯則聰明睿智必不能固而與天德達求之近求之自求之微則聰明睿智皆無所用而天德就在此一

點真知確見處。得箇入路。故曰。可以入德矣。德字直領上章天德的德字。三箇知字。直領上章其孰能知之的知字。此是學者明善之本。姚江教人致良知。即致此也。向使此中不能透現。何以于人所不見處。君子獨能知之。而爲人所不及。且能見徹信于言動之外。竊動威于賞怒之先。以成篤恭之化也哉。學問到得篤恭而天下平。便是于大本達道中。致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來。于喜怒哀樂未發中。看出天下之大本達道來。此際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通。豈是以

聲色化民者之能事。蓋以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質是有聲臭的。這便是天未命以前的一着。所謂上天之載也。又豈是有聲臭的。自其既降而賦于人。則曰命。自其未命于人而為天之宰。則曰載。眞是萬善同歸之極。眞是連善字也着不得之體。假使着得一箇善字。便是有聲有臭的物事。便叫不得至善。何以云至矣。明善者。必須要明得到這田地。方能使品物流行。物與無妄。而從自己天命中。直見得人物皆備于我。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其宜。纔討得箇自己性

命着落處。纔知道得此源頭。在聖原不曾增。在凡原不曾減。人人有參天地。贊化育的力量。而自不能誠。皆由源頭處。知之不明。如何能擇善。能固執。而爲盡人合天之事也乎。故曰。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明善誠身而已。諸友切莫徒作說書會。